

夢斷清華園

(本文插圖刊第8、72、73、74頁)

● 徐 萱

人老門暗無限傷感

大陸開放以後，我從遠處的南方飛到北京故鄉，想看看青年時代讀書的學校清華大學。在那裏每一寸土地會留下我的足跡、歡笑和話語。遊子歸來，目的是想拾回我的記憶，重溫幾十年前的舊夢。我夢寐以求，確是來尋夢的；夢是一個人做，我無法與別人分享，也不想別人來分享；只希望一個人靜靜地細細地咀嚼以往多姿的歲月。

於是，我獨自來到西郊清華園。清華大學的南門，是最初的大門，現在叫做南門或二門，門分三個口，中間的最大最高，上面刻著「清華園」三個正楷大字，是「那桐」先生題的，字是圓潤敦厚的顏真卿體。我從小學起，就是練習顏體字，對它是分外有好感；每次回到學校時，總要在門口佇立很久，欣賞那幾個大字，同時，也自形慚愧沒有把大字練好。當我來到門口抬頭一看時，連門帶字都沒有了。放眼望去，代替的是一座大石像，大約有兩三個人的高度，真是嚇了我一跳。進門的十字型通道和兩旁的矮松樹，還有

那高聳入雲的榕樹都被剷平，也就是變成一片大廣場直逼大禮堂。在大禮堂的右側多了一個長方形擴音箱，間或發出命令。大禮堂的兩扇大銅門蒙上一層厚厚的銅鏽。記得四十多年前，我們常在一起的幾個女生合照了一張像，每一個人坐在一層臺階上，直行的排下來，銅光閃閃的大門正巧當做背景，襯托出一股青春氣息。現在，人們已老，銅門也暗，使人無限感傷。進得門來，第一個印象是梅貽琦校長在臺上致訓詞，却是人去臺空。學生坐的椅子依舊，只是顯得更舊。我往前走，登上講臺，這是以前踏過的地方，站在臺上，環顧四周，噢！大區啊，我今天特地來看望你，你在何方？順步走到後臺、化裝室和練琴室，像是陌生，確是熟悉。

昔日球場已失光采

穿過大操場，這本是田徑賽的場地，多少健兒曾在場上活躍過。現在，在場中間矗立著很多鐵架子，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。只覺得一陣緊張，不能放鬆，更談不到運動。園內的二十多個網球場也沒有了，我特別注意網球場是因為我和淑

勤是老搭檔，我們曾是中學同學、大學同學、同班、同系、同屋和同嗜好，寒窗十年，我們有空就打球，除去校隊的球場沒有打過以外，其他的球場，我們都會在上面輪流地打過。現在看不到它們，心中若有所失。四十多年以後，和淑勤會在北京喜相逢，第一句話我就問她：

「咱們再在一塊兒打打網球好不好？」

「你倒是還有這份興致，我的興致早已被那些歲月磨掉了。我不想打了。保命要緊。」她淒然地對我說，一下子我也被她的淒涼感染着，兩個老朋友悽然相對。

走進圖書館。記得以前的地板，爲了隔音是用軟木塞的材料做成的，現在走在地板上則聽到鏗鏘之聲，也許因為年久已經失掉減音的作用。

轉入參考書室，這是學生們每天必到的讀書靜地。進門時檢查書籍的轉彎設備已經除去，監察館員也已撤銷，可能是沒有借出參考書這一種措施。書桌上面一排排的臺燈已經取消，改爲懸掛在屋頂上的掛燈，圓椅改爲一條條的長凳。書庫的玻璃地板已換成不透明的地板。廁所不時發出令人不喜悅的味道。

走出圖書館，漫步園中。現在是春光明媚的季節，園中沒有萬紫千紅的花朵，却是枯黃一片。那改為辦公處的古月堂尚有一絲綠意，很像沙漠中的綠洲，予人一縷柔情暖意。

鬪牛勇士而今安在

我走進體育館。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日本軍隊曾在體育館養馬，地板已遭破壞，抬頭望見籃球架子，不禁使我想起一段故事：

體育部佈告板上發佈當年新選出的校隊名單。我們是新生，很多事情不熟悉，不清楚那是什麼時候選出來的，反正沒有我和淑勤的名字。我們在中學的時候曾是校隊隊員，兩人商量以後決定一同去見體育部主任馬約翰教授，說明原委想加入女子籃球校隊，馬教授考慮了一下說：

「好，但是我要先測驗你們一下。」

於是我們立刻回到宿舍換上運動裝到體育館等待測驗。測驗的內容是先傳球，然後測驗投籃。我們以前上的是女子中學，由女老師教體育。和女同學打球，從來沒有和男生打過球。當馬教授把球傳給我們的時候，我們暗自大吃一驚，他的球像閃電一樣，忽東忽西，出球疾厲，來勢凶凶，如果不能集中精神全力應付，就會失球。我們不得不穩定慌亂的心，沉著傳球，想想這實在是自己去找來的麻煩。先是馬教授和個人單獨傳球，然後是三個人互相傳遞，接下去的是邊跑邊傳，縱橫交錯，師生三人在球場上跑得團團轉。最後是投籃，先測驗定點投籃，再由馬教授站在籃網旁邊把球扔給我們，叫我們接到球以後直接

投籃，我和淑勤連續不停地輪流投進，然後是一隻手轉身投籃。

這一場測驗下來，兩個人都出了一身大汗，倒不是因為打得太累，其實是緊張得嚇出一身汗來。測驗完畢，馬教授認為表現合格，就把名字開始列入校隊名單之內，我們就這樣的當了校隊隊員，每星期隨隊練球兩次，代替體育課，也就是免上體育。從此，我們穿上了有「清華」兩個字的紫白校隊運動裝。像我們這樣地進入校隊可算是罕見，這種毛遂自薦的方式，以前我還沒有聽說過，若不是我和淑勤都有一種運動狂和初生之犢不怕虎的衝動兒，恐怕沒有人這樣做。

我環視著球架和地板，彷彿看見三個人又在傳球，我的心開始活躍起來，全身都在跳動。

如今馬教授已去天家，淑勤現在住在地球的北方——北京，我住在地球的南端——澳洲，一南一北，相距萬里，兩個人一同打球的景況再也不能重現。當年是我打各種球，而現在應該是各種球打我了。我繼續挨著每間屋子巡迴一趟，沒有人聲和打球聲，更看不到昔日鬥牛的勇士們，只有黯然而退出體育館。

落水小橋也不見了

那六角形的噴水池仍在原地，距離運動場和體育館不太遠。以前是從玉泉山引進來的泉水，日夜不斷地湧出，是一個不用消毒的飲水池，運動員和口渴的人經過這裏時，都想彎腰吸進幾口，甘甜清涼無比。現在池面乾枯，已不見日夜不斷湧出的噴泉了。

「清華園變老人。」我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「你也變老了，為什麼嫌校園老？你看不見校園已經擴大四倍，建築物增加那麼多，學生也增加。西邊又增加很多風景區嗎？」一個聲音對我說。

「朋友！請你不要怪我。我是懷著一顆尋夢和憶舊的心來的。憶舊的心沒有得到滿足，怎麼能够接受別的！失落的東西沒有找回來，又怎能喜歡新的風景！」我回答說。

從園子北面到南面的生物館，有一條東西向的小河橫攔著，但是有一條捷徑可通生物館，那就是一條沒有欄杆的小木橋，我們時常走過，因為它有點冒險性和刺激性。現在小橋雖然不見了，印象確是深刻。因為它有一段故事：

我們的趙姊妹，有一天曾經騎自行車通過木橋，一不小心，連人帶車掉到河裏，河水結冰，她的頭上受了一點小傷，連忙到醫院去裹傷治療。誰也忘不了，所以那小橋，我也忘不了。唉！忘不了的事太多。

說起醫院，是一幢紅色平房。記得打排球班際比賽時，場上每邊九個人，頭排中心是淑勤，二排中心是我，三排中心是友鏘，三個人合作無間。對方發來的球由友鏘接，再由淑勤挑上去，最後由我重重地捶一下打到敵陣；如果是對方揮過來的球呢，就輪到我摔在地上救球。當時不講究戴護膝，年紀輕，硬摔硬碰，擦破皮，是小意思。好在醫院近在咫尺，在兩個膝蓋上抹點紅藥水就解決了。今天，我很自然地走向門診室四面張望。一個陌生面孔問我道：

「你找誰？」

「……」我茫然不知怎麼回答，張開嘴但是沒有聲音，欲說無語，踉蹌地退出醫院。我不能說，因為我想說的是：

「我是找當年到醫院來擦紅藥水的那個『自己』。」他們豈不是會把我當作瘋子！

當年宿舍已遭污染

最後，走到女生宿舍「靜齋」，這是我讀書時期朝夕相處的家，我對它是既熟悉又親切。門口對面一排自行車和架子不見了。旁邊蹲著一個中年女人，她每天到這裏來賣零食，花生米、糖果和葡萄等，也不見了。現在已被外國來的留學男生住得面目全非，又髒又舊。聽說這樓將要封閉準備修建。廚房已經擴大，改用煤餅，煤煙味上沖到樓房四周。我走進宿舍，左右兩間小屋仍在。走進樓梯口，臺階已是斑剝破損，它對我說：「啊！你終於回來了。這漫長的歲月，我歷經滄桑，等得你好苦。」

「老朋友，我不會不同來的，你實在是任勞任怨啊！」我一面臺階一面撫摸著扶梯說。我爬上二樓，找到我的家——一九號臥室，那衣櫃、窗戶、牆等都在向我招手。我對它們說：

「你們都好嗎？久違了。」每一件東西我都用手摸過，順手打開櫃門上下看看，這是我向它們握手呢；四十多年前，我們是多麼的相親相近呀！從窗戶往外望去，景色完全不一樣，已經尋不同當年的夢，那池塘呢？那青蛙呢？

順著樓梯，爬過三樓，就到屋頂，這是一座

屋頂花園。有長椅和許多美麗的植物相配著，有新鮮的空氣和寬闊的視野，我們時常坐在上面歇息。站在矮牆邊，俯視四周，青松、花草、河塘、山坡、小路……一片詩情畫意，令人心怡。皓

月當空時，夜光佈滿了花園，我曾對月歡笑過，也曾哭泣。你莫笑我傻，也別說我痴，人生本是如此。忽然眼前浮現一幅面熟的景象，原來是曾經看過的電影，由迪博拉寇兒主演的「茶與同情」。那位男生畢業多年以後重返母校，所看到的景象是教授的花園曾由燦爛變為廢墟。而我現在所看到的也是這樣，原來古今中外也有相似的事。我來尋夢，夢裏有真，真裏有夢。沒有真，不會去尋夢；沒有夢，也反映不出真來。忽然耳邊有一個聲音對我說：

「朋友！昨天的事讓它過去，把心神專注在今天的上吧。」

「你可知道我萬里迢迢而來的目的是來找尋過去、咀嚼既往、回味青春。沒有過去的學生生活，我今天怎麼會回到清華園？我不能忘本呀！沒有昨天，那有今天，更那有明天。今天是昨天的明天，又是明天的昨天，它們那樣的息息相關，我怎麼能忘記昨天，只想到今天？」我不以為然地對它說。

我所要尋的都已遺失不再，昔日的同窗好友死的死，散的散，那咀嚼和回味就變成虛空。叫我怎麼不傷感！我明明已經踏上這故園，但它似乎離我好遠，像是溫馨親切，又像是黯淡茫然。我的心神任情地在園中飛翔，前、後、古、今，不著陸的飛。飛、飛、飛，我實在太迷惑，

太疲倦。這複雜的情緒像一堆五彩繽紛的氣球停不下來；又像吃了一碗五味粥，不是滋味。

校長一席話不再哭

我想哭，想大哭。走出清華園，坐在門外的一塊石頭上，正閉上眼睛，張開口準備大哭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個人用手在我的頭上摸了一圈，一個很沉重的聲音對我說：

「孩子，不必哭。」

我開著口，吃驚的抬頭一望，是一位穿著長袍皮鞋的長者，很慈祥地看著我。我越看他越覺得面熟，他却沉默不語。漸漸地我認出他是梅貽琦校長，他怎麼會到這裏來呢。我迅速地從石頭上站了起來，連忙深深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，脫口喊出：

「梅校長！您好。」

「好！以前大家都住在清華園裏，可以常常見面，彼此是師生關係，我把你們當學生看待。現在我已遠離這個世界，我們的距離雖然非常遙遠，但是我的心卻與你們越來越相近，我掛念你們，愛你們如同我的子女，我這樣稱呼你為『孩子』，你不介意吧？」校長終於開口了。

「校長，您叫我們『孩子』，我感到非常的榮幸和親切，歡喜還來不及呢，哪裏會介意！有這麼關心我們的好爸爸，除了天父以外，校長是我們最可依靠的人了。」

「你是來尋夢的，是嗎？」校長問我。

「是的，校長您怎麼知道？」我說。

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

「校長，您是不是也來尋夢的？」

「嗯！大概可以這麼說吧。」

「校長，您想大哭嗎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「那麼，你想大笑？」

「不想。」

「怎麼您既不哭又不笑，您有什麼感想？」

「與其說我是來尋夢的，或者不如說我是來巡視的。我在清華園裏巡視了一輩子，我的感想很多，但是我很鎮定，不像你那樣的感情用事。」

「我是感情用事嗎？我現在很傷感，實在想大哭一場，希望校長開導開導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坐下談談，這裏很清靜。」校長開始坐在我對面的大石頭上，我坐在原來的小石頭上。

「我知道你從海外回來是尋找舊日的夢，可是你沒有找到，心情很複雜。所以你坐在這裏想大哭一場來紓解你的結。然而，你這樣的想法太天真了，因為一個人只可以『懷舊』，却不能『尋夢』。懷念往事旨在懷念而已；而尋夢却難了，夢是從來不會有同樣的，你能說出你這一生所做的夢有兩個是完全一樣的嗎？不可能。即或是環境、人物和語言都一樣，但是其中有個時差，這時差是永遠追不回來的。譬如我們坐在這裏談話，你的心情在十分鐘以前和在十分鐘以後就不一樣；身體的細胞隨時在新陳代謝，也不一樣；你的思想隨時在轉變，也不一樣。嚴格的說來，現在的你不是十分鐘以前的你，我們要想尋找十

分鐘以前的夢就尋不到，何況你來清華園想尋找四十多年前那麼複雜的夢，也許你會失望的。

「閉目張口解決不了問題，反而對國家有害無益，國家需要的是張開眼睛，閉住嘴，實事求是苦幹的人。能够入清華的人應該是不糊塗的，你今天怎麼糊塗起來了？幸而糊塗的人不多，我只在這塊石頭上教訓你，否則，我就要召集大家在大禮堂訓話了。」

「宇宙輪轉，星移物換，你怎麼會知道十年八年後大門裏的石像不被移走？又怎麼會想到清華園的二門又會重建？任何事務的改變亦是潮流所趨，不能感情用事，要以理智面對現實。遇事不要太執著，你的心自然就會平靜。」

「校長，您的話使我茅塞頓開，但是我很奇怪您為什麼不在四十多年前，早一點教訓我們，我也不致於今天坐在這裏想哭了。」

「不是不教，是時候未到」校長說。

「為什麼呢？」我問。

「不要說四十多年前，就是在你剛踏進大門去尋夢以前，我講的這些話你也是聽不進去的，可能對我的話還會有反感。你在清華園裏越走越入夢境，尋不到那美麗的夢後，大失所望，於是坐在這裏準備大哭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出現了，摸了一圈你的頭，讓你感覺到有個實體觸到你的頭，你從夢裏清醒了，才恢復到現實。這樣子，我這一番話才進入你的心中。你仔細想想，宇宙間的一切是不是很奇妙！」

頑石點頭全身舒坦

「真是很奇妙，我坐在小石頭上聽訓，我想我這塊頑石是點頭了。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校長，頑石點頭後全身舒坦。您以後是不是會常常來清華園巡視？我就時常在這裏等候您聽您的教誨，好嗎？」

「大概或者也許是，不過我們不敢說。」校長回答。

「可是學校總以為，恐怕彷彿不見得。」我接下去背完這首打油詩。

「你們這些孩子很頑皮，四十多年前九級有一位同學做了這首詩對我開玩笑。我當時絕沒有一點想懲罰你們的意思，因為我希望你們自由發揮你們的意志，不干涉你們的思想。為了國家和學校，也許可以多造就些人才。」

「校長，你真有遠見，在這一件小事上，就表現出您治理學校的成功，使我們非常敬佩。」

「今天說了不少話，該結束了。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世間沒有永活的生命，要找永活的生命，只有信上帝。『因上帝的愚拙總比人智慧，上帝的軟弱總比人強。』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第二十五節。」

「我信上帝。」我回答。

「那麼你將會從上帝那裏得到智慧，不會再糊塗下去了。好，我們再見吧。」

「謝謝校長，再見！」我又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，當我抬起頭來時，却看不見校長，倏忽間他已飄然而去。

一九九一年一月於澳洲

徐萱「夢斷清華園」插圖（文見75頁）

①作者（右一）與許崇智（左二）在重慶打網球，左一為覃副院長，左三為居正院長。

②一九三六年代的清華女子籃球隊，前排左起：蔡國英、邵景淵、李群球、王次衡、郭見恩、任慧，後排左起：趙逢珠教練、趙婉和、楊向榮、高棟華、寇淑勤、作者徐萱、孟昭彝總幹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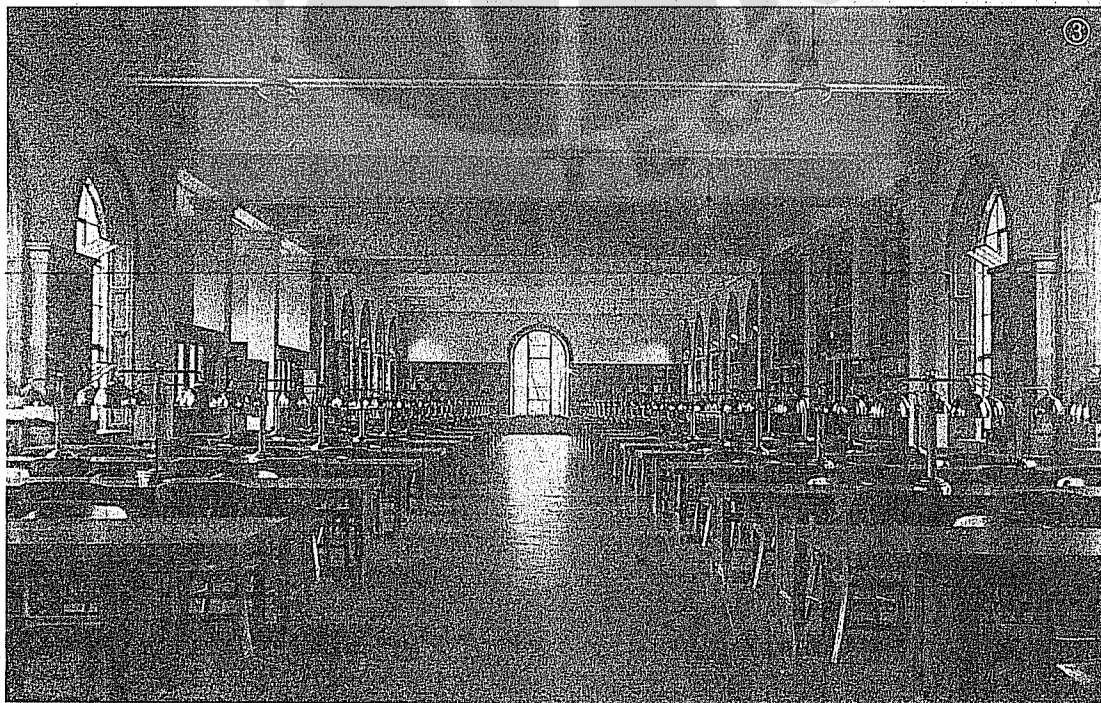


徐萱「夢斷清華園」插圖（文見75頁）

①早年的清華大學體育主任馬約翰教授。

②作者徐萱民國30年在重慶留影。

③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閱覽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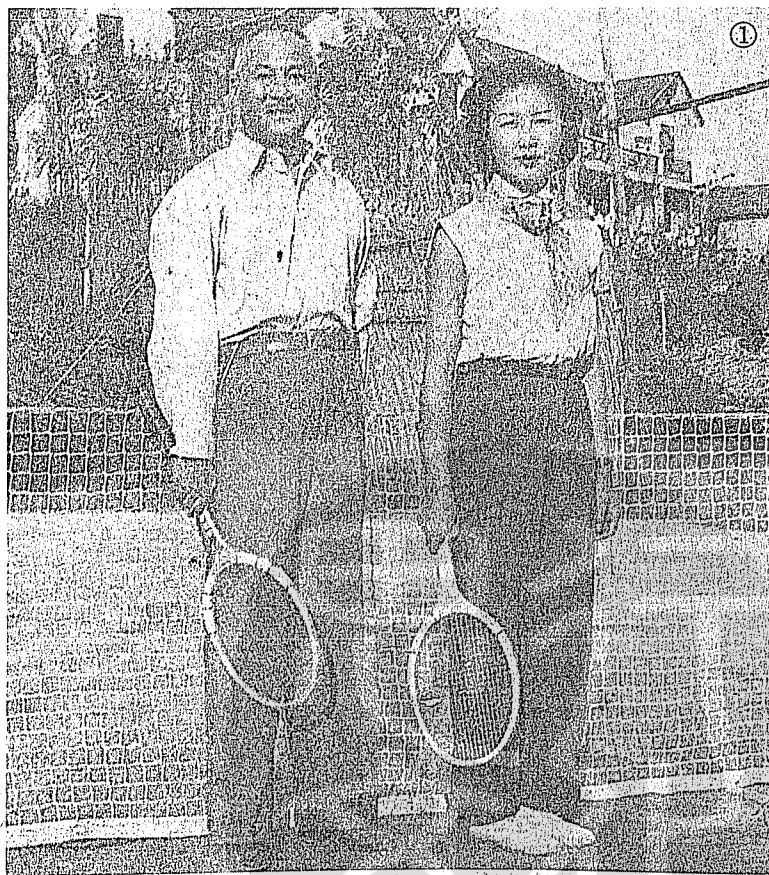




①作者徐萱打網球發球的姿勢。

②作者徐萱（左）與同學寇淑勤（右）合影。





①作者徐萱（右）與許崇智（左）在重慶打網球。

②由上往下第一人爲寇淑勤，第二人爲作者徐萱與同學在清華大學大禮堂前合影。

